

让青春作证

谢武稼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让青春作证

(《激流三部曲》之一)

谢冰瑛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青春作证 / 谢武稼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 7

ISBN7-5043-3942-3

I. 让…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7079 号

让青春作证

作 者:	谢武稼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封面设计:	黄少凤
监 印:	马 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0(千)
印 张:	6.5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7-5043-3942-3/I · 53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后排右一)在北京外国语学院
(1962年9月摄)

自序

我怎会做起小说来呢，连我自己也闹不明白，说起来真够意思的。

我在小学、中学阶段数学成绩一直很好。在念完高二的那个暑期里，我的一位读中专的初中同学大为惊讶，问我咋会喜欢上文学。我笑笑，答不上。

我已经从《苦难的历程》(苏联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里走了出来。我在文理科十字路口上徘徊了好长时间后作出了决择：选定了文科。从此，我加大了阅读量，见缝插针涉猎西欧批判现实主义名著和我国的现代文学作品。我惊奇地发现，原来世界有二个，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文学天地。文学天地悠悠，让我大开了眼界，拓宽了视野。在体验了各种人物情感后，我仿佛觉得生活充实了。情感是感性的东西，它好比一匹野马，性子一上来会乱奔跑。理智是理性的东西，它好比是缰绳，能牵住发狂的野马。于是，我也读理论书籍(哲学、文学批评、文艺学、文学史等)，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这也许为我以后搞创作打下了思想基础。一个昏

昏然的低品位者，是不可能写出好的小说来的。

高中毕业后，我心血来潮，跑到杭州考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没有考上。我参加了升大学统一考试，一连填报了五所学校中文系志愿，却阴错阳差的被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录取了。没有办法，我只得去读我不喜欢的专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南道县仙子脚附中教俄语，后调到家乡中学任教。时隔这么多年，我对文学快陌生了。再说，“四人帮”当道，极左思潮泛滥，文学赤裸裸地成了政治的传声筒，“三突出”创作原则横行，凡是写人性的作品都遭批判，搞得作家人人自馁，有的甚至想烧掉自己的所有作品来赎对人民犯下的弥天大罪。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感叹，在中国无文学可言，我对文学的兴趣一丁点儿都没有了。于是，我一头埋进数学王国，自学解析几何、微积分，我做了好多的数学题，厚厚的几大本呢。恢复高考制度头一年，我辅导学生数学，有几个因为数学取得了好成绩，才考上了中专或大专。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随手抓起学校订的一本《人民文学》，读了张弦的《虎皮斑纹贝》，我触动很大，我为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掉下了热泪。过去，我读小说，或者看戏，读到或看到让人激动处，我也掉泪。《虎皮斑纹贝》唤醒了我，我觉得中国的文学有希望了。是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能按“既定方针”办，拨乱反正给中国文学找回了新生。就从这时起，我订了《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教学之余如痴似狂地阅读，我沿着“反思”、“忧伤”、“寻根”、“新写实”等文学轨道上走了过来，从中汲取了营养。

我开始动笔写小说了，写我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我

是农民的儿子，自己也当过三年农民，农民我是要写的，《红哥儿》中的红哥儿、《风流年华》中的来帮等人物形象被我刻划得栩栩如生。即使写知识分子的《色差》和《潮起又潮落》，也有农民形象的出现，如精明强悍的家庭农场场长石子河和耿直厚道的华儿。因我是教师，跟中学生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自然要写他们的了，于是有了《明天的憧憬》、《冲向太阳黑子的鸽子》、《何处不风流》等篇。我塑造的中学生形象，他们爱学习，有理想，讲友谊，富有才华而不拘礼法。我对他们寄予了极大的热情，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在他们身上。

我的小说集《何处不风流》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后，散文集《板壁上的油画》(与夫人张竹君合写)、长篇小说《让青春作证》这次也出版了。对于《让青春作证》我只想说一句，那是我献给青年学生的一份礼物。至于小说写得怎么样，由他们来评判了。

2002.3.24 晚写于大嵩

高一羔羊

秋山如妆
豆蔻年华爱做梦
岗上草儿青青
羔羊低着头儿吃草
羊儿本年轻
是什么拨动了心弦
在梦湖边徘徊寻觅
秋去冬来
外面的世界好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竖琴弹起来
歌儿唱起来
春回大地
蝶儿恋鲜花
少男伴少女
一曲好歌
一场好梦
豆蔻梢头二月初
过十里春风
二十四桥边芍药红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空儿的心抽紧了。光线，明暗变幻着，使他眩目；松树，又高又大，团团将他围住。

寂静，死样的寂静。

空儿转动着脖子，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地看，看到的除了树，还是树。树杆上的节疤的花纹似鱼鳞般美丽；枝杈上挂着的松果似青橄榄般可爱。天地间浑然变绿。思想凝固了：没有痛苦，没有欢乐，没有憧憬，没有追求。我被囚禁了吗？空儿恐慌起来。忽地，头顶风声呼啸，地面阴森可怕。哟！一头花斑虎咧嘴呲牙，四蹄腾空；一只黑熊甩着尾巴，笨拙地撞着树杆；几条狼射出蓝幽幽的目光，鬼嚎地叫。空儿吓得面如土色，凄声地喊叫。

……

“空儿，你醒醒。”

他终于睁开了眼，看到妈妈关爱的目光。

是梦中的惊吓使他很疲乏，还是夏日的早晨还凉快诱他恋床，他收拢长腿侧过身去。妈妈沈娟急了，坐到床边伸出手去摸他的额头。

“烦死人了。”空儿拨开妈妈的手。

“看你脸色不好，是病了吗？”

“没事。”空儿跳下床，走到窗边，双手并举，做扩胸运动。

“傻孩子。”沈娟抚摸一下空儿宽阔的脊背，“妈去给你端洗脸水来。”

空儿朝着窗口，自管做扩胸运动。看看户外绚丽的朝霞，想到要和曼曼一起去天童寺玩，心里说不出有多喜悦。他感

到胸部肌肉在一天天发达起来，上身炼出了一个倒三角形，自豪感油然而生。舒展够了，回过身看到凳上一只印花塑料盆，盆旁一只口杯，口杯上搁了一支挤有牙膏的牙刷，空儿觉得妈妈太关爱他了。依妈妈的心，饭也应由她来喂。空儿直摇头叹气。有什么法门，谁叫他是独养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空儿捞起盆内白毛巾，将脸浸到水中，猫儿般洗起面来。这当儿，沈娟手捧一碗桃子蛋进来。

“趁热吃吧。到了县中，妈就没法疼你了。”

空儿笑笑道：“晓得了。”

沈娟叮咛：“别东奔西跑，在家好好将养身子，噢？妈上班去了。”

二

公路上，两骑快速行驶的单车。

头前，骑车的是个豆蔻少女，名叫曼曼，刚初中毕业的，参加中考后被凌风中学录取为高一新生。她长得眉清目秀，瓜子脸蛋，洁静的前额，双颊上有一对浅显的酒窝、生肉的下巴。她的那张脸着实可人。她虽十六七岁年纪，早出落得丰丰满满的了。一米六十出头的个儿，配以纤长的手臂和结实丰腴的大腿，模特儿式的腰身和臀围，可谓谁见谁夸；靓姐儿。今几个，她头戴浅绿色遮阳帽，上穿白色双皱无袖短衫，下着枣红牛仔短裤，脚蹬奶油色旅游鞋，更显示出她的身段柔软、腿脚灵巧。她两手紧握车把，眼盯前方，脸上挂着妩媚的微笑。

后骑是空儿，曼曼的初中同学，也是十六七岁年纪，学

业成绩冒尖儿，参加中考后被省一级重点中学临江一中录取为高一新生。今儿个，曼曼约他出来去登天童山玲珑岩，甭提他有多高兴啦。他穿一件黑色网眼“夏思汗”纱衫和一条白色牛仔短裤，头戴鸭舌旅游帽。他长手长腿，国字形脸上挂着稚气的严肃。他骑势潇洒，颇具自行车运动员的风度。

他们已经骑了两个小时。这会儿，太阳升到一竿子高了。

夏日的太阳当然晒人。他们的脸上流满了汗水也管不得去擦拭。说好了的，他们要比试一下。曼曼逞强，不松一口气地一路抢在前面，时不时得意地回头看空儿。空儿存心让着她。“空儿，赶上来呀。”曼曼尖着嗓门喊。空儿憋不住了，猛使劲“嗖”地一声骑到她前面去了。“你使歪，柯死猫。”曼曼撒起娇来。空儿骑得慢了，两人并排而行。

“带劲吗？”曼曼偏着头。

“嗯。”空儿低低头说。

他们在上玲珑岩。

“到了县中，你很快就会将我这个低能儿从脑海里挤走。”

曼曼在前爬着斜坡。空儿只听到她的说话声，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他看到的是她那被紧身衫卡得细细的腰，被牛仔短裤包得更为浑圆的臀部，被太阳晒得发红的小腿肚。

空儿闷声闷气地说：

“哪能呢？我一辈子记住你，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

听了空儿的表白，曼曼心里激荡起幸福的涟漪。毕竟，她还年轻，为自己有这种感情而羞红了脸。她从路边掐了一茎嫩草含在嘴里掩饰，谁知嚼着嚼着，把嫩草的甜浆水儿嚼了出来。

曼曼登上坡，转过身子，欣赏着空儿上坡的姿势。等他上来了，曼曼吐掉草茎，乐哈哈地说：

“空儿，你上坡的样子好逗，像只鸵鸟。”

空儿生气道：“曼曼，你这样说我，我是不依的。”

“要打我吗？”曼曼装鬼脸。

空儿鼓起嘴巴子，嘟嘟哝哝道：

“谁要打你啦。”

“那你要对我怎么样呢？莫不是这个——”曼曼去扯自己的嘴皮子，还没扭住，嘻嘻一笑，撒腿而逃。

“别逃。”不知哪来的勇气，空儿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曼曼的臂膀。

“曼曼，实话对你说，我不想上县中。”

曼曼一时怔住了。她将目光瞥向一边，以掩饰其内心的慌乱。

“你爸爸望你成龙，你该听他的。”

“不。”空儿辩解说，“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这是知道的。”

曼曼面颊上的肌肉哆嗦了一下，她垂着眼皮，看地上任人踩踏的小石子：

“我不愿拉你后腿，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块绊脚石。”

曼曼两手交叠于背后，靠在一棵老松树上，微仰着头，胸部挺挺的，闭住眼睛说：

“空儿，说下去呀，我听着呢。”

空儿在她几步之外踱着步，向她述说昨夜晚的梦境。

是因为我们白天说好了要上山来玩，夜里才做了梦？我是跟谁一起走进森林的，去干啥，这些都记不清了。我只觉

得我在森林里了。梦这东西没头没尾、怪诞不经。我哪去过大森林，只不过书本上读到、电影电视里见到过罢了。森林好大好深，我好像迷路了。我分辨不出东南西北，迈不开步，怔怔地站着。我听不到鸟叫声，嗅不到人的气息。我与世隔绝了吗？大森林里的沉闷气氛、阴森景象使我惊恐万状。突然间，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大森林跟牢笼有某些相似之处”的意念，同样不见阳光，同样没有彩色，同样缺少自由。我想冲出去。这当儿，一群豺狼虎豹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它们凶残地向我扑了过来，我吓得魂不附体，跌倒在地……

他怎么了，无声无息的？曼曼睁开了眼，看到空儿仰躺在地上，双目紧闭，不省人事的样子。装得好像。曼曼心里在说。她蹑手蹑脚走近他，附下身：

“豺——狼——虎——豹——叨——你——来——了。”

她咯咯咯笑着奔下山去。

三

白云楼是天童山脚下一家最高档的菜馆。中午时分，游客都到白云楼来就餐。

曼曼站在大门旁等空儿。她边用手绢儿扇风，边目光专注地在人流中搜寻着。

这辰光，几个黄头发蓝眼睛鹰嘴鼻的异国青年小伙子正从天童寺外殿的范公池边走了过来。他们叽哩呱啦的说话声传到曼曼耳朵里来，她只听出他们在讲英语，但讲些啥她一句也听不明白了。多可怜的听力，白学了三年英语。突然，她听明白了一句：

How beautiful girl it is!(多漂亮的女孩子)

她立时兴奋起来，顺声瞟过眼去。啊，几道色迷迷的眼光正射向她，她觉得那目光像要把她的衣衫扒光，让她赤条条呈现在他们面前。她一时既慌乱又恼恨，快要哭了出来。

“曼曼，你这是怎么了？”

空儿拘谨地站在她面前。

看到空儿呆头呆脑相，曼曼跺脚：

“都是你害的。”

空儿满肚子委屈：“这就奇了，你惊吓了我，又逃得那么快，我不责怪你反来怨我。”

真正是一只呆头鹅，曼曼心里叫苦不叠，含在眼眶里的泪珠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你慢吞吞地作啥。”

空儿搓着手，不知如何是好。良久，他才迸出一句话来：“我不是来了嘛。”

没治，他那不开窍的傻样子你对他有何法门。曼曼破涕为笑：“进去。”

“别人去得，高鼻子也去得，就我们去不得？”曼曼狠狠地挖了空儿一眼，说话像放连珠炮，“我设宴为你饯行，怕我花不起，怕人讲闲话？”

不容空儿分说，曼曼拉起他的手像个骄傲的公主昂着头“登登登”步入二楼贵宾室。他们选了临窗的位子坐下。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走了过来，笑容可掬地：

“先生、小姐请点菜。”

空儿早红了脸，不敢吱唔一声。曼曼没事儿一般，微笑着说：

“要二瓶香槟酒。菜就贵店的特色菜肴上。”

“好的。”女服务员进里间交代去了。

空儿责备道：“曼曼，这样不是要花许多钱吗？”

“花钱？钱算什么，友情为重嘛。”曼曼反驳说，“你连我家的门坎都不跨，几次三番邀请你去，你总是推三推四，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是不是嫌我家是暴发户，认为你们知识分子家庭——你爸是大学生、你妈是中专生高贵？你别分辩，我没冤枉你。实话对你说吧，现在的知识分子吃是吃香了，但比起像我爸爸他们那些企业家来还不是个穷秀才。”

“曼曼，你够厉害的了。”

“我厉害？”曼曼哈哈大笑，“你妈才厉害呢。”

说话间，女服务员把酒和菜端了上来。

都是些东钱湖产名菜：盐水虾，软壳无泥腥味；糖醋排骨，肉质鲜嫩；清炖鳗，油溅溅。

曼曼为自己为空儿斟满了酒。

“空儿，我们 cheers(干杯)！”

“Cheers！”

他们一饮而尽。

“空儿，酒席上怎么说来着，酒过三巡，无话不说，你敢吗？”

“曼曼，你喝醉了。”

“我没醉。空儿，你说，你敢吗？我敢。我——”

“曼曼，别这样，我们回家去。”

“不。我们要互赠诗作的，你忘了？”

“我没忘。”

“那好，请你给我，我也给你。”

他们从背包袋里掏出装在信封里的诗作，互相交换了。

空儿问：“现在不许看？”

曼曼道：“不许看。”

“啥时看？”

“落难之时。”

“说话算数？”

“算数。”

他们用小手指拉了拉勾。

四

“叫你呆在家里，却跟着那个东西——”

林涛向妻子使眼色，她意识到骂语太粗野了，收住了话头。她脸色铁青，颧骨处的肌肉吓吓地跳动着，手足无措。看到儿子床上散乱的衣服，她抖着手去折叠，突然，一块女孩子用的手绢跳了出来，气又不打一处来。

“是曼曼这个妖精送给你的？”

“不许你侮辱她。是我想送给她的。”空儿咬着发白的嘴唇说。

林涛瞪了儿子一眼：“对你妈的说话态度要好些。”

沈娟一时反应不过来，等体会到了儿子说话的不礼貌，顿觉平时对他的千般关心和万般钟爱都白费了，心头不由酸楚万分，竟咽咽呜呜掩面而哭。

“我活到头了，算我养了个好儿子。”

这情景使空儿慌了神。他想抱住妈妈请求原谅，但自从他长成大孩子以后，再也没碰过妈妈的身体，他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羞涩感。空儿呆呆的站立一旁。

林涛见妻子哭得颇伤心，劝慰说：

“别这样，空儿做错了事，你教育他，哭哭闹闹让隔壁邻舍听见不好。”

沈娟不听则已，一听火冒三丈，她移开掩面的手，火爆爆地说：

“你这个大校长，只知训斥我，为何不去教训教训你的妖精学生？”

林涛摆摆手走了出去。

曼曼跟儿子要好，林涛早就轧出了苗头。哪有做女孩子的三日两头来找男小囡。就算问功课吧，也该有点儿分寸。

每逢星期天早上，曼曼穿得漂漂亮亮，脑后的马尾巴拦腰扎一块绿绸带，兴冲冲来找空儿。

“林校长，空儿在家吧，我有几道数学题要请教他。”

还没等林涛答话，曼曼早闪进房里去了。林涛心里“格瞪”一愣，看来儿子和她早就约好了的。这个家对她来说无拘无束。沈娟起先把她当亲闺女看待。曼曼她口分亲，“阿姨阿姨”叫得怪甜，人又长得秀气，沈娟着实开了一阵子心花。渐渐的沈娟觉得曼曼发育超常，胸部挺得扎眼，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哪有这副样子的呵。人一旦有了偏见，对事对人看法就会不一样。你看，她的眉眼中藏着浓浓的妖气。沈娟对林涛这样说。你别神经兮兮了。林涛不以为然。你木讷啥，你儿子像是喜欢她，不，迷上了她。你胡说啥呀。我胡说？你昏头昏脑的了。曼曼是祸水，你知道不，儿子会被淹死的。你不说了吧，空儿会听到的。沈娟这才刹住了话头。

从此，沈娟对曼曼减了热情，开始冷面冷眼起来，可是曼曼一点儿不在意，反而更大大方方，丝毫没有藏奸耍滑、超规越矩的表现，倒弄得沈娟很尴尬。

但是呢，沈娟时刻提防着。她会突然闯进他们单独接触的房间里，然而她看到的是儿子和曼曼在埋头学习。好一会